

流岚长篇小說系列

嚣 尘

流
嵐◎著

哈尔滨出版社

Liulanchangpianxiaoshuoxilie

一幢小楼立于闹市，
一伙文人自诩清高，
一个尔虞我诈的名利场，
一出自编自演的荒诞剧——
标榜超脱的竟奴颜婢膝，
道貌岸然的却男盗女娼……

器 小 尘

流
嵐◎著

Liuchanlangfianxiaoshu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嚣尘/流岚著.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3.12

(流岚长篇小说系列)

ISBN 7 - 80699 - 064 - X

I. 嚣…II. 流…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8294 号

责任编辑: 宁常琿

封面设计: 吴冬梅

嚣 尘

流 岚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政编码: 150006 电话: 0451 - 86225161

E-mail: hrbcbbs @ yeah. ent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哈尔滨市工大节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0 字数 800 千字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ISBN 7 - 80699 - 064 - X / I · 32

定价: 80.00 (全 4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 - 8622516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

情节纯属虚构，
请勿对号入座。

——作者声明



第一章

细碎的雪花，飘飘洒洒和纸钱们飞舞在一起。天上的太阳看不清多大，只是感到灰蒙蒙的。

这个送葬的车队不算壮观。在第一辆灵车上，站着死者的家属，还有杂志社的几个年轻的编辑。跟在后面的是现从各单位求借来的大小不一七长八短的车辆，又按着死者家属的要求从街上雇了两辆出租车，这样才勉强凑够了十台。

站在第一台车上的向涛和甘泉紧靠着，一只手把着车栏，另一只手捂着耳朵。如今，城里的人尤其是有点文化有点地位的人冬天都是很少戴帽子的。他们向后望了一眼，互相对视一下，心里感到有一丝莫名的怅惘。当然，这感觉最起码不是全来自这位死者。

东江市殡仪馆建在西南郊，离市区二十多里路。灵车顶着风雪不紧不慢地向前行驶着，死者的儿子不时向空中抛撒一些纸钱，嘴里还不知念叨些什么。

依山傍水修建的殡仪馆显得大方而整洁，宽阔的院落，里面修建了两栋别致的小楼。后面是两栋高大的，那是安放

骨灰的殡仪厅。火化炉房上的大烟囱早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刚刚高出房顶一截的像轮船上的那种烟囱。据说，现在操作现代化了，大大节省了火化的时间，也减轻了对空气的污染。

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大排牌匾，各级颁发的都有，最低是市级的，再就是省级的，还有国家民政部的。灵车驶进大门的时候，甘泉在向涛耳朵旁小声地说了一句：这里果然像传说的，是咱们市最漂亮最繁荣的地方。

正看着远方愣神的向涛，含糊地点了一下头。这时站在一旁的魏尚清插话说，你没听咱们市里头老百姓给书记编的那个顺口溜吗？接着，他也没等别人表示知道或者不知道，就用他那不太清楚的语言说了起来。

他也不管别人听不听，还再叽里咕噜地说下去，任甲由在旁边提醒他，到地方了，有机会再侃吧。

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开始忙活，这时才发现院子里一字排开停了二三十辆高档的轿车，有“奔驰”，有“宝马”，最差也是“奥迪”、“桑塔纳”。

甘泉向那边努了努嘴，像是惊讶地问谁：咱们咋没听说哪位市领导也在今天出殡呢？

站在他近旁的康在河用手推了推他，这是啥地方，还管不住你的嘴，要惹麻烦的。

甘泉一脸的玩世不恭，有啥麻烦的，还不至于因为一句话，也把我扔到炉子里炼了吧。这时，魏尚清还是一副什么都知道的神情，用他那不太清楚的语言悄悄地说，是张副市长的外婆，你们没看见咱们的陈主席、章主席都过去了吗？

人死完的程序也很烦琐，火化之前要化妆，还有一个告别仪式。殡仪馆的四五个人正在为市长老爹忙活呢。这时，活人



们只好耐着性子等下去。本来屋里的空气就不好，这阵势让人见了又从心里觉得发毛。于是，除了家属留在死者身边，其他的人都纷纷退到了外面。

雪花依然飘个不停，整个院子显得更加肃穆。杂志社的人多数是第一次来，虽然比不了平时逛街，可这次也实在是开了眼界。康在河告诉大家说，那边那位带眼镜的就是市里刚提起来的秘书长，原来是一个什么公司的经理。这时，只见那位秘书长正在那里比比画画地介绍着。于是，甘泉、向涛和梅雪寒几个人也都好奇地凑了过来。

当初在选择这个殡仪馆的位置时，市里还专门开过几次会，后来才选定了。殡仪馆建在山下，往前再走五六百米，就是有名的莲花泡水库，身后那座小山，已经被开发成了一座在省里都挺有名气的墓地。第一批建成的三百处小墓地，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听说当时有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看到房地产正在跌价，就把一笔资金投了过来，一下子买了十个，用他自己的话说，炒活人的房子赚不了，不妨炒炒死人的。就这样，墓地的行价飞涨起来，后来有人居然开始走后门找市领导批条子。市委书记何东这一下来了精神，专门开会研究，最后安排主管民政工作的王副市长负责此项工作。何东在会上激动地说，我们上百万人口的城市，一定要建设一个一流的墓地，让每一个死者都能在九泉之下瞑目。

康在河用手扶了扶眼镜，嘶嘶哈哈的，不知是被冻的，还是又看见了什么让他惊奇的事。编“新人新作”专栏的冯月月细声细语地说，康老师，你是练气功的，你肯定懂这方面的知识，这墓地建的位置是不是有啥说道？康在河顿时来了精神，

用手比画着,你看,前面是莲花泡,山上又是草木繁茂,这就叫脚踏莲花,头顶祥云,这里选得好。

另一拨人又议论起他们今天要送别的吴岩。刚调进杂志社的甘泉在此之前只是听说,并不认识这位在附近还有些名气的书法家。甘泉不太懂书法,有时只是凭感觉瞎评论。第一次看到吴岩的书法作品是在市里搞的一次书法作品展上,他觉得那字虽然有一些功力,但那只是靠着天长日久的慢工磨出来的,缺乏应有的天赋和灵气。当时他就把自己的这一个感受偷偷地说给了任甲由主编,我看吴老先生的字能体会出他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字也写得有点委曲求全,用一句重一点的话说,不知你看没看出来,我看他的人和字都有点窝囊。当时说得任甲由张大了嘴巴,半天才指着他说,你小子还真有点眼力,你还没见过吴岩,就根据他的字把他的人也评说了。

大家一边在雪地上来回踱着步,一边议论着,都说窝囊了一辈子的吴岩在最后一幕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叛和傲骨,还有点文人气。

那是听吴岩老伴介绍的。去世前一天,他找到市里房管处长要调房子,说自己在这三十多平方米的一室半里住了快二十年了,如今儿子要结婚,能不能给换一个大一点的。那位处长搪塞了几句,就把他推给了一位办事员,那位办事员拿出一张表,递给他,你先填上吧,要调房的你是189号,正常排你也要五年之后,当时吴岩真是无言以对了。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你们不给解决我就找市长去。那位办事员更是一点也不含糊,一句话就把吴岩顶到了南墙上,你找市长干吗呀,左右是费一回事,您直接找省长多好啊。吴岩铁青着脸回到家,连晚饭也没有吃就睡下了。第二天早晨,老伴一推他,没动,再一



看，早就没气了。可是抱着一线希望，死马当活马医，就找来了大夫，大夫一看说，最少也死两个小时了，且是死于心肌梗死。

康在河嘀咕了一句，人啊，看来活着就要想得开一些，有些时候较不了真儿。

你这话或许有道理，可那些贪官污吏他们山珍海味地吃着，人民币大把地搂着，房子三套两套地占着，你自己却连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无法保证，你还能想得开吗？要我看，还是老人家当年说得对，就是要斗，斗争中求生存。甘泉接着康在河的话茬儿，越说越有点激动。

向涛搓搓手连声地说，别说了，别说了，要说就说点别的吧。

总算等到了时候，化好了妆的吴岩被推进了告别厅的玻璃罩里面。这时魏尚清开始召集大家，过来参加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因为今天要火化的死者太多，殡仪馆通知，告别仪式不能超过十分钟。

告别厅里又响起哀乐，曾经跟吴岩学过书法的几个年轻人便以弟子的身份把一副挽联展开，上面很清晰地写着：竹笔有情留下千朵墨海浪，桃李无言带走万种北疆情。

臂缠黑纱胸前带着白花的市委副书记、文联主席陈光照和文联副主席章伐剑这时走过来，他们刚刚参加完了副市长老爹的葬礼。先以领导的身份走到家属面前，边握手边轻轻说着节哀保重之类的话。躺在玻璃罩里的吴岩，被殡仪馆的化妆师修饰一番之后，真倒是顺眼了不少，灯光下显得安静而平和。

哀乐声停下之后，章伐剑走到前面说，如今不许开追悼会，但对死者的哀思和纪念我们还是要表示的。吴岩先生为我市的书法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我们大家要学习他纪念他。他的去世也是我市文化事业很大的损失。说到这里，故意摘下眼镜掏出手绢擦了擦那双很干涩的眼睛。

外面的雪还在下着，远远近近传来一些哭声。这时，杜华悄声地问大家，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黑色的星期五。大家一想，可不是，赶得也是巧了。

尸体火化完，还要有一些常规的仪式。大家又有了一段可以聚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的时间了。从挺远处，就听见魏尚清那特有的含糊不清的声音，难怪有人给他起了个“含玉”的雅号。他说得很激动：文人嘛，就该超脱，超脱才有思想，才有艺术；要有面壁十年的精神，才能展示破壁而出的抱负；对房子啊、票子啊都要想开一点，和艺术相比这都是微乎其微的事情。

甘泉实在听不下去了，在旁边插了一句，如果不给你房子，不给你工资，每一天都混不饱肚子，你还能超脱吗？我看只能是虚脱。昨天咱们分鸡蛋时，你的那份打破了几个，你脖子粗脸红得都快赶上下蛋的鸡了，那时你怎么不超脱了呢？

这次“含玉”可被抢白得不轻，憋得半晌吱不了声。他也想发作，可当他一看甘泉那副就准备和他斗一场的架势，就努力地压了压气，说出来的话，大家就更觉得他的舌头好像是嘴里根本装不下了：我说的只是从理论上的探讨，实际嘛，当然、当然……

正说着，章伐剑也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他也没有听见



上面的议论，冷丁把脸朝向魏尚清，眼神里还荡漾着一种少有的亲切。尚清，你送给我的干虾，我昨天尝了尝，味道还真不错，你阿姨还说，啥时候你方便，她想再买点做送人的礼品。

他的话还没说完，甘泉等人早就笑得前仰后合了，这时再看魏尚清的脸，和市场卖的猪肝差不多了。章伐剑似乎察觉了什么，把脸一拉，对甘泉严厉地说，怎么不分场合，不讲身份，有什么好笑的？

甘泉掏出手绢，擦擦笑出来的眼泪，极力地忍着笑对章伐剑说，我知道这地方不该这么大声地笑，可我不管什么时候，一看到精彩的小品就忍不住。

章伐剑不解地瞪大眼睛，什么小品，哪来的小品？

回来的时候，雪早停了，一轮昏黄的太阳正挂在中天。那辆面包车里挤满了人，原来坐在小车里的关婷也挤了上来，边拿出化妆盒照着那张依旧略施脂粉的脸，边大声嚷嚷，出租车早被我打发回去了，这不也给咱文联省点钱嘛。杂志社里的几个人都以不同的神情表达了一种共同的厌恶，可谁也没有说话，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因为一点儿小事得罪这位文联代理副秘书长兼通联部主任。

这时甘泉突然想起了，章伐剑有一次在吃饭时，酒至半酣的状态下，对这位文联女能人的评价，说她脸上褶多，心上情多，尤其一说话时黑眼仁紧靠鼻梁的神态。说她眼珠往鼻梁一靠，再听她说话，男人就有一种舒服感。想到这，甘泉扑哧一声笑了，笑得连关婷也是一愣。

坐在后排的康在河依然是双目微闭，腰身挺直，两手掌心朝上，放在膝盖上，大家知道他又在发功了。于是也不去理会，

还是说着一些乱七八糟有边际或无边际的话。

走着走着，甘泉突然冒出了一句，等一会儿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口头给我女儿下一条遗嘱，我死后，千万别举行送葬仪式，更别让我烦的和烦我来参加葬礼。

坐在一旁的任甲由故作认真地说，净瞎说，你女儿才多大呀？

甘泉伸出一只手，把拇指和食指往开一叉，说了声：八岁。



第二章

章伐剑还是按照平常的习惯在早上五点钟就醒了，他望了望还在他身边熟睡着的关婷，一头长发披散了半床，睡衣的扣子没有系，上半身几乎暴露无遗。章伐剑从床头柜上拿过了一支烟，慢悠悠地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几个烟圈。这几乎是他的一种习惯，常常愿意在自己制造的烟雾中回忆过去，思考问题。

他来到这个市一转眼就是二十多年，从正科级混到现在的正处真是不容易，由满头黑发的青年熬到了华发飘飘。原来还满心壮志的他，现在也常常感到自己的一切都像落花流水。在仕途上再想上一步，根本不可能。虽然还没有到那种人过五十七报啥啥不批的年龄，可距离这个杠也仅是一步之遥了。他带着一种失落的情绪，由不甘渐渐地变成了无奈。再说家庭，他对那个只有着初中文化的胖胖的老伴早就觉得厌烦了乏味了，生活里再也找不到激情的火花。可表面上，他要维系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威望，这就像哪部话剧中所说的，很多事情是做给孩子们看的。如今自己的两个孩子也都成家了，一个住在本市，一个住在省城。每天回到家里，除了捧一本书

看，就是手拿遥控器把电视里的频道翻来覆去地折腾。有时老伴要求他陪她出去散散步跳跳舞，他心里也烦躁得不行，表面上却总是找出堂而皇之的推托借口。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他还历历在目，按着他的酒量，喝那几杯根本不算过量。吃完饭，送走了客人，关婷把软绵绵的身子靠向了他，非要送他回家。其实，从关婷调进文联的第一天，他就看出了她是属于那一类能充分把女人的东西发挥到极限的人，还是那种能为自己创造机会和利用机会的女人。他那时还不想在这方面因小失大，所以当他一次又一次看见关婷把黑眼珠靠在眼眶上深深地盯着他的时候，他就故作不懂。现在，虽然境没迁，时却无情地过去了。于是，当他看见关婷再一次向他靠过来并用那只手在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左肩的时候，他就佯装醉态让关婷搀扶他回到了自己的家。

这个屋子很大，方厅就有二十多平方，却没有和先进的家具配套，已经有些过时的木制家具毫不讲究毫无规范地摆放在那里。关婷不止一次到过这里，进门后就像到了自己家，找咖啡，倒开水，每一样都显然轻车熟路。她问，王姨怎么没在家？章伐剑半躺在沙发上回答，到儿子家去伺候月子了，岁月催人老啊，没想到我也是当爷爷的人啦！

尽管房间里的灯光有些昏暗，关婷还是习惯地把黑眼珠靠在鼻梁上，拿着一一条热毛巾凑了上去，轻轻地为章伐剑摘下眼镜，然后给他细细地擦脸。娇滴滴地说，你一点也不老，在我的眼里，能干事业的男人，永远是年轻的，让人崇拜的。

什么？你还说我不老，我可觉得很多事情都力不从心，混不明白了。

对他的这些失意的情绪，关婷早就有所察觉，她也知道面



前的这个男人,正处在可以让她轻易得手的薄弱时刻。她这是为什么,她自己心里清楚。她不管对方怎么想,她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知是一种早就该水到渠成的结果,还是有了这种天赐的良机,章伐剑也没有往出送她的意思,她当然也就没有走的想法,之后的事情便是顺理成章了。

想到这时,章伐剑拿起手表一看已经到七点了,于是他推了推依然像是酣睡不醒的关婷。其实,关婷早已经醒了一会儿了,但是她就想等待章伐剑再一次来和她温存。于是,故作糊涂地揉揉眼睛。怎么这么早啊,我还想再睡一会呢。章伐剑说,不行啊,今天我还有会,你忘了,今天不是文学骨干研讨会开幕吗?我还要到会上讲话呢。

关婷伸了个懒腰,又打了一个长长呵欠,不太情愿地起来穿衣服。这时,章伐剑才想起问她,你昨天晚上没回家能行吗?

关婷一脸的不在乎,我出来过夜是常事,哪一周都打两三个通宵的麻将。我家那个开车的,我见了就烦,一点层次也没有,我能和他过到现在,已经不错了。说到这儿,她顿了一下,脸色潮红地说,你不是说你已经老了吗?我看你就是生理年龄也不老,昨天晚上干那事时你比年轻的还出色呢。

我还能有那样的雄风吗?显然关婷的话像是给他打了一针兴奋剂,虽然也明白这话里的水分,可还是愿意听。

章伐剑匆匆地穿好衣服,走过来扳着关婷的肩膀轻轻地说,家庭还尽量要保持稳定,再说又有孩子,你看我的家,除了你,别人是不知道的,都把我们当成楷模呢。

一看表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只好把早饭也免了。临出门

时，关婷又伏在章伐剑的怀里，眼睛定定地看着他，我们啥时再能到一起呢？章伐剑低下头，亲了亲她，低声说，咱们不是天天见面吗，找机会吧，我会有安排的。

文联小楼顿时热闹了起来，几乎每个房间都有各县、乡来的作者在谈稿件，在翻阅资料。虽说大家也常见面，可这种规模的会也并不多，有时一二年也开不了一次。于是，下面来的人常常就利用这个机会，同各个部门联络联络感情，和各个编辑加深加深印象。关系稍微处得近一点的，还给带来点土特产。什么木耳、人参，还有兴凯湖的白鱼、湖虾等等。好在文人的要求不高，有点东西做铺垫，感情就升华起来了。于是见面之后，哥儿们、姐儿们的也亲热异常。

冯月月来得特别早。她其实到杂志社工作也才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她原来在一所专科学校学的是物理，毕业后她父亲不想让她当老师，就找到了任甲由，在杂志社安排了这个位置。任甲由一看杂志社的编制还够，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说是助理编辑，其实她现在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收收发发，寄个刊物，写封退稿信之类的。杂志新开辟了一个“新人新作”专栏，就让她负责初审这个专栏的稿件，然后再由向涛进行二审。于是一个学物理的转眼之间成了一个文学编辑，她自己显得很兴奋，每一天都是乐呵呵的，经常哼着一种只有曲没有词的歌。有时，向涛让她好好唱一唱，她就红着脸连连后退着：我哪会唱歌。

向涛来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冯月月早把他的桌子擦得干干净净了，并为他沏上了一杯茶。向涛满心惬意地坐在自己的桌子前，声音也变得柔和了许多：月月，谢谢你啦。每天都来



得这么早，以后，这些时间多用来看看书，再自己动笔写点东西，咱们杂志的传统，历来是作家办刊物，不能只编不写呀。

冯月月为难地脸一红，向老师，我的基础你是知道的，我也想学，以后我就拜你为师吧，你别嫌我笨就行。

哪里，哪里，咱们现在就是同事了，现在又负责一个专栏，要说帮助也是互相的。正好这次你利用这个机会多听听。向涛大度地说着。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对了，这次研讨会散文组讨论的时候，有我一个中心发言，你有时间的话也过来听听吧。

冯月月虔诚地回答着：一定，一定！

早晨显得杂乱而匆忙，作者们到杂志社各个屋去抓刊物，编辑们又匆匆地从抽屉里翻腾着要在会议上发言的提纲。最后一个走进文联小楼的是康在河，他还是迈着不紧不慢的四方步。见了下面来的作者，一律都是热情地握手，频频地点头。几个小说作者马上把他围了起来，询问着自己投到“荒原深处”专栏的小说稿子处理情况。康在河连连地向大家致着歉意，各位的大作我还没有来得及细读，正好，这次开会期间，我逐个找各位面谈。

一向喜欢整洁的任甲由还在擦着他的办公桌，然后把各种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虽然今天是开会，可他还是像上班一样把自己的屋子搞得规规矩矩。他自己占了一间最里面的屋子。屋里除了一张写字台，靠墙还立着两个书架，书架的旁边是一张两用的靠背椅，就是放下来可以当床的那种。今天会议，他是主角，这是他当《荒雪文学》主编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他原来是市委机关政研室的主任，耍了这么多年笔杆子，写的多是公文，各项方针政策能搞得头头是道，而搞文学他真还有点发蒙。他自诩是文学的同路人，现在让他扛大旗，觉得